

歷代詩話

二



歷代詩話乙集目錄

楚辭

卷上之上

評騷

庚寅

名字

江離秋蘭

宿莽

先路

蘭蕙

蘭皋椒工

初服

女袞

相羊

御

闇闔

筵尊

蘭椒

卷上之下

九歌

蹉對

偃蹇

焱

杜若

瑤華

幼艾

簫鐘

南浦

媵

薜荔

宜笑

葩

卷中之上

天問 夜光 翩

鑠金

欸 舳

橘頌 黃棘

卷中之下

九陽 營魄 衛

卜居

宋玉宅 漁父 三閭

卷下之上

送將 篢 恢台 衡

些 罷 腾蠚

卷下之下

霍靡

眴眴

阡眠

駭雞犀

九魁

淟涊

載

鼻祖

歷代詩話乙集目錄

歷代詩話卷七

乙集一

荺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楚辭 卷上之上

評騷

劉勰曰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懃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詞賦之

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
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鷺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
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
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詠
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
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
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
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
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
涕歎君明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
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娀女詭異

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蔽日一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
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
女雜座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
爲懼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
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
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觀其
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
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瓊
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
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
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

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詞吟諷者銜其山水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觀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欵睡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洪興祖曰藝文志云屈原賦二十五篇然則自騷經至漁父皆賦也後之作者苟得其一體可以名家矣而梁蕭統作文選自騷經卜居漁父之外九歌去其五九章

去其八然司馬相如大人賦率用遠遊之語史記屈原傳獨載懷沙之賦揚雄作畔牢愁亦旁惜誦至懷沙統所去取未必當也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無復惻隱古詩之義故子雲有曲終奏雅之譏而統乃以屈子與後世詞人同日而論其識如此則其文可知矣高似孫曰離騷不可學可學者章句也不可學者志也楚山川奇草木奇原更奇原人物高志高文又高一發乎辭與詩三百伍文同志同後之人沿規襲武摹倣制作言卑氣嫚志鬱弗舒無復古人萬一武帝詔漢文章士修楚辭大山小山竟不一企況騷乎嗚呼詩亡矣春秋不作矣騷亦不可再矣獨不能忘情於騷者非以原

可悲也獨恨夫騷不及一遇夫子耳使騷在刪詩時聖人能遺之乎

朱熹曰楚辭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游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冥昏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祝堯曰騷者詩之變也詩無楚風楚乃有騷何邪愚按屈原爲騷時江漢皆楚地蓋自文王之化行乎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已列於二南十五國風之先其民被先王之澤也深風雅既變而楚狂鳳兮之歌滄浪孺子清兮濁兮之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而猶有詩人之六義故動吾夫子之聽但其歌稍變於詩之本體又以兮爲讀楚聲萌蘖久矣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爲騷但世號楚辭初不正名曰賦然賦之義實居多焉自漢以來賦家體製大抵皆祖原意故能賦者要當熟復於此以求古詩所賦之本義則情形於辭而其意思高遠辭合於理而其旨趣深長成周先王二南之遺風可以復見

論七
於今矣

王世貞曰太史公悲屈子之忠而大其志以爲可與日月爭光至取其好色不淫怨誹不亂足以兼國風小雅而班固氏乃擬其論之過而謂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強非其人忿懥不容沈江而死自太史公與班固氏之論狎出而後世中庸之士垂裾拖紳以談性命者意不能盡滿於原而志士仁人發於性而束於事其感慨不平之衷無所之則益悲原之值而深乎其味故其人而楚則楚之或其人非楚而辭則楚其辭非楚而旨則楚如劉氏集而王氏故者比比也夫以班固之自異於太史公大要欲求是其見所爲屈信

龍蛇而已卒不敢低昂其文而美之曰宏博麗雅爲辭賦宗然中庸之士相率而疑其所謂經者蓋其言曰孔子刪諸國風比於雅頌析兩曜之精而五之此何以稱哉是不然也孔子嘗欲放鄭聲矣又曰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至刪詩而不能盡黜鄭衛今學士大夫童習而頑重不敢廢以爲孔子獨廢楚夫孔子而廢楚欲斥其僭王則可然何至脂轍方城之內哉夫亦以筵筭妖淫之俗蟬緩其文而侏歠其音爲不足被金石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時所謂離騷者縱不敢方響清廟亦何遽出齊秦二風下哉孔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以此而等屈

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則已孔子而遇屈氏則必采而列之楚風夫庶幾屈氏者宋玉也蓋不佞之言曰班固得屈氏之顯者也而迷於隱故輕詆中壘王逸得屈氏之隱者也而略於顯故輕擬夫輕擬之與輕詆其失等也然則爲屈氏宗者太史公而已矣

陳第曰予觀注離騷者多矣率搜索於句字而忽略其大體故但見其汪洋浩瀚而不能究其託興寓言之指歸則其惓惓故國之思欲去而終不去抑鬱無聊不欲死而終不能以不死者無以發洩於千載之下矣善乎太史公之傳之也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又曰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

中三致志焉此真得離騷之意於文章蹊徑之外而不
徒以文詞視之也予於是隱約離騷分爲七節自帝高
陽之苗裔至予不忍爲此態也爲第一節言己之不得
於君也自鶩鳥之不羣至豈予心之可懲爲第二節言
己之不遇而不改其素也自女襢之嬪媛至靨予襟之
浪浪爲第三節蓋託敷詞於重華言已於善敗之跡嘗
三復於王所也自跪敷衽以陳詞至高丘之無女爲第
四節言欲輕舉遠去忽哀故國之無人也自溢吾游此
春宮至焉能忍與此終古爲第五節言黨人眾多賢人
不可見難與之久處也自索瓊茅以筵蓆至吾將遠逝
以自疏爲第六節言筮卜皆勉其遠遯將從之以遠適

四方也自適吾道夫崑崙兮至蟠局顧而不行爲第七
節言逍遙娛樂庶幾藉以自遣然睠顧楚國終不能忘
而自離也亂則總結前意謂義無可往惟以死自誓而
已矣蓋其悲思慷慨之懷溯淳出之若江河之流原無
間斷乃其脈理之聯絡關鎖亦自璀璨而不可亂所謂
一篇之中三致志者是耶非耶嗟夫予讀哀高丘之無
女與忽臨睨夫舊邦則悽然欲無涕下不可得矣愚
按離騷駟玉虬以乘鷺兮溘埃風予上征又曰飲予馬
於咸池兮總予轡於扶桑又曰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
海以爲期固皆遠遊之意原猶以爲未盡也乃作此篇
汪洋超脫以布寫其無聊不得已之懷彼其舍故都離

儕六餐六氣專精神逍遙於丹丘役使夫百靈內欣欣
而媯樂直至出宇宙而與太初者鄰可謂遊之至矣乃
其所神游者至遠而其顧懷者至近區區楚國非清都
帝鄉也汎汎汨羅非南疑寒門也憔悴澤畔非軒鸞鳥
而駕入龍也負石自沈非召黔羸而貫列缺也何行背
其言而事反其見耶蓋其懷舊眷故之念迫切於眞誠
反側於夢寐故寧死而不忍自疏其天性爾也猶之箕
子囚比干死豈必效微子之行遯耶嗟夫士各有志所
謂漠虛靜以恬愉澹無爲而自得者竟付之空談而已
賈誼之弔曰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揚雄
之反曰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噫原之見此早

矣其如天性何哉

吳旦生曰比於乾卦禹貢方之南董比興猶云似也
中壘尊之爲經而世直稱騷經謂招字以錫號或作
志以程篇猶云始也荆谿言昭明文選不併歸賦門
而別名爲騷後人沿以騷稱不知題義以余論之此
正所謂揚之過實抑之損眞者矣經之後賦之先天
地閒忽出此一種文字自是別具一體以騷命之可
也而牽文之見必起而問曰史記離騷者猶離憂也
言憂愁幽思冀幸君之一悟也王逸序離別也騷愁
也言憂煩擾也解者紛更奚以名篇余以所釋雖殊

總覽斯文風格鑿空不經人道自應別名一體以騷

命之可也經者常也賦者鋪也夫既命之矣卽後之

擬騷騷也反騷亦騷也皆以騷命之可也一體也

學困

紀聞云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注騷愁也離畔也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語也揚雄爲畔牢愁與楚語注合

庚寅

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注皇美也言我父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寅爲陽正故男始生而立於寅庚爲陰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

吳旦生曰癸辛雜識皇祖皇考者按詩思皇多士詩記引顏注漢書云美也皇急就章爲顏注云正也大也泰誓我皇多有之孔傳訓皇爲前趙南塘云此訓爲是皇不仕者乃故不仕也嬪真子云皇覽揆予所謂皇者三閭稱其父也後人遂以皇覽爲進御之書誤矣

正月始春厥日庚寅蓋木德王於春令稟氣之正因名正則此所謂揆予而錫予也

名字

離騷皇覽揆予於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則兮字予曰靈均王逸注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名爲平以法天字爲

原以法地

吳旦生曰五臣注正則猶云原也靈均猶云平也舊注以平爲名原爲字與前引自抵誤然則王叔師謂名平法天字原法地誤矣聽雨紀談云古之人有小名有小字蓋屈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名小字也理差勝

戈莊樂參疑云名在庚韻均在眞韻舊本皆不注叶音考之眞庚韻又無古叶按道藏歌云元廷自嘉會金書東華名賢安密所戒相期陽洛汎名彌延切汎苦堅切韓愈東野失子詩問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來不相關均居員切關圭玄切俱入

先韻

江離秋蘭

離騷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

吳曰生曰宋板作離今作蘿王逸注但謂江離辟芷
香草名因學紀聞云江離吳錄謂臨海水中生正青
似亂髮廣志爲赤葉紅花今芎藶苗曰江離綠葉白
花又不同藥對以爲麋蕪一名江離按芎藶藁本江
離麋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人者若芎
藶與藁本顏師古云江離似水薺今無識之者然非
麋蕪也藥對誤耳古今注謂芍藥可離唐本草可離
江離然則芍藥江離也

傳曰德芬芳者佩蘭古之佩者各象其德故芬芳者
佩蘭也邵伯溫云細葉者春花花少闊葉者秋花花
多周益公云予問園丁則曰春蘭夏芷秋蕙冬蓀葉
莖花色往往多寡不同予以古書考之屈原離騷紉
秋蘭以爲佩張衡東京賦秋蘭被涯又思玄賦幽蘭
可喻潘尼贈河陽詩流聲秋蘭之類言蘭以秋而花
也屈原九歌春蘭秋菊隋煬煙花錄用此句

陸機庭中奇樹詩勸友蘭時往往注春時也梁元帝詩
春蘭本無絕唐太宗詩春暉開紫苑淑氣媚蘭湯之
類此言蘭以春而花也宋玉招魂光風轉蕙氾崇蘭
抱朴子春蕙秋蘭陸機悲歌行春芳傷客心蕙草饒

淑景是蕙亦可言春矣本草圖經蕙七月中旬開花至香是蕙亦可言秋矣故離騷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說文荃蓀同音文選以蓀壁爲荃壁蓋合四者而言之湘君歌亦云薜荔柏兮蕙綢荃橈兮蘭旌湘夫人則並

說文荃蓀同音文選以蓀壁爲荃壁

言蓀壁蘭橑蕙榜芷葺司馬相如長門賦搏芬若以

爲枕兮席荃蘭而茝香乃知四時香草同出異名葉常青而花隨時自屈宋至漢唐皆於蘭蕙互言春秋

園丁未爲無據

離騷有春蘭秋蘭石蘭王逸注皆曰香草不分別也本草又有澤蘭如薄荷微香荆湘嶺南家多種之與蘭草大抵相類師古以蘭爲澤蘭非也

劉次莊云九歌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今沅澧所
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馥
也楊升庵云人家盆植如蒲萱者乃蘭之別種曰蓀
與芷耳惟綠葉紫莖春華秋馥則楚騷所稱紉佩之
蘭也

宿莽

離騷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

吳旦生日王叔師注宿莽遇冬不枯屈原以喻讒人
雖欲困己己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余按南越志云
寧鄉縣草名卷施拔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郭璞
贊云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取類

雖邇興有遠旨李詩云長短春草綠緣階如有情卷
施心獨苦抽卻死還生睹物知妾意希君種後庭

蘭蕙

離騷子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吳旦生曰山谷謂蕙似士大夫蘭似君子蓋山林中
十蕙而一蘭也觀楚辭知不獨今爲然楚人賤蕙而
貴蘭亦久矣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花一榦一
花而香有餘者蘭也一榦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也
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榦則遠矣

困學紀聞云夾深草木略以蘭蕙爲一物皆今之零
陵香也然離騷滋蘭樹蕙招魂轉蕙汎蘭是爲二草

不可合爲一

北夢瑣言云凡地十二畝曰畹九畹一百零八畝也

蘭皋椒丘

離騷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吳旦生曰朱子集注澤曲曰皋其中有蘭故曰蘭皋
余觀蜀都賦蘭皋皋澤也故知澤曲爲皋所謂蘭者
特美言之也曹植應詔詩夕宿蘭渚顏延之曲水詩
幙帷蘭甸又蘭野茂荑英其義同

朱子集注丘上有椒故曰椒丘余觀廣雅云土高四
墮曰椒字學集要云山椒曰椒淮南注云山頂曰冢
亦曰顛亦曰椒一作𡇃椒乃𡇃字之假借漢武帝李夫人賦釋輿

馬於山椒謝靈運北固詩稅鑾登山椒謝惠連泛湖
詩悲猿響山椒

海詠呼海中石亦曰椒

先路

離騷來吾道夫先路

吳日生日王逸注路道也爲君導入聖王之道也此屬強解按先路車名郊特牲先路三就左傳鄭賜子展先路子產次路

初服

離騷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吳日生日昔人謂離騷構法全亂不可謂似亂非亂

王弇州亦謂騷辭所以總雜重複興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暇致詮亦故亂其敘使同聲者自尋修郤者難摘耳余獨謂其構法極整如一服字該下衣裳冠佩諸項而佩纕紛其繁飾兮一佩字又總上衣裳冠佩而言此極有結構文字何曾亂也初服未仕之時李太白詩久辭榮祿遂初衣卽初服也

女復

離騷女復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注云女復屈原之姊吳旦生曰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復非也彼以高陽之苗裔伯庸之皇考其家世何等也名曰正則字曰

靈均蓋其肇錫誠嘉而女嬃之所詈者乃以判獨離
爲其病豈賢姊哉水經注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
諭令自寬夫諭令自寬之人而反申申詈之邪則女
嬃之決非原姊矣按易經歸妹以須本義云須女之
賤者天官書須女四星陸震云織女三星貴須女賤
蓋須卽嬃字集解亦云嬃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彼
贊榮施卽其朋耳今秭歸縣有女嬃廟又荊州圖經
云南北岸者屈原之鄉里原忽然歸因名南岸曰歸
鄉岸姊聞原還亦來歸又名北岸曰姊歸岸皆曲說
也至於九歌女嬃媛兮爲余太息王逸注亦云女謂
女嬃屈原姊使其易行隨俗也更誤

相羊

離騷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
吳旦生日須臾一作逍遙而相羊卽徜徉之義遠遊
云聊彷佯而逍遙同此意也選注謂相羊猶徘徊卽
上下求索之意非行樂也恐非

悼李夫人賦惟幼眇之相羊馮衍賦乘翠雲而相羊
一作相伴玉篇作穰祥周禮作相翔吳王濞傳作方
洋郊祀歌作常羊老子指歸作常翔張衡賦作儂佯
王勃賦作尙羊

御

離騷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

兮帥雲霓而來御

吳旦生曰王逸注御迎也當音迓儀禮媵御沃盥交公羊傳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列子御而擊之大雅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闔闔

離騷吾令帝闔開闢兮倚闔闔而望予

吳旦生曰淮南子排闔闔淪天明注云闔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張淵觀象賦儀闔闔以洞開注云宮牆兩藩正南開如門象者名闔闔門張衡賦叫帝闔使闔扉兮覲天皇於瓊宮漢郊祀歌天門開詛蕩蕩天馬歌游闔闔覲玉臺注云上

帝所居

天中記云楚人名門皆曰閭闔潘岳賦夢良人兮來遊若閭闔兮洞開爾雅闔謂之扉左傳以枚數闔公羊傳齒著於門闔荀子外闔不閉月令乃脩闔扇注云治門戶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或謂雙曰闔闔門也單曰扇扇戶也又月令仲春脩闔扇孟冬脩鍵閉服虔云闔扇所以閉鍵閉所以塞

閭闔一作閭蜃儀禮又作戩

筵蓀

離騷索瓊茅以筵蓀兮命靈氛爲余占之

吳旦生日王逸注瓊茅靈草筵小折竹也楚人名結

草折竹以卜曰筭因考趙古則云東草折竹達厃於
神曰庚从少厃中象纏束之形古作𦨇但象東艸
形通用專作筭非筭俗字也庚音專說文小謹也从
亥省少財夢谿筆談云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
家謂之庚術庚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方技傳
梃專須臾孤虛之術

蘭椒

朱子辯證自此辭之例以香草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
然屈子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不芳之
後乃更歎其化爲惡物至於此章遂深責椒蘭之不可
恃以爲誅首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蓋其所感

益以深矣初非以爲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爲名字者也
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物
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旣因此章之語而失之使此詞
首尾橫斷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訛以爲司馬子蘭大
夫子椒而不復記其香草臭物之論流誤千載遂無一
人覺其非者甚可歎也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
子櫞不知其幾人矣

吳旦生曰蘭棄美以從俗蓋指楚懷王之弟司馬子
蘭也椒專佞以干進蓋指楚大夫子椒也王逸注有
此意而朱子非之何邪按韓退之遊湘西寺詩靜思
屈原沈遠憶賈誼貶椒蘭爭妬忌絳灌共讒詔則蘭

椒之指二人明矣近張伯起謂蘭椒指二人則揭車
江離誰指此祖朱子之說也余竊謂此其自況故下
云茲佩可貴而前言委厥美乃其自棄後言委厥美
乃王棄之耳

歷代詩話卷七

歷代詩話卷八

乙集二

隽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楚辭卷上之下

九歌

西谿叢語曰九歌章句名曰九而載十一篇何也曰九以數名之如七啟七發非以其章名

吳旦生曰舊注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作歌舞以樂諸神原以其詞鄙陋爲作九歌之曲王逸謂屈子特修祭以宴天神二說皆非詳其旨趣直是楚國祀典如漢人樂府之類而原更定之也

其篇目有東皇太乙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
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共十一篇梁昭明以
大司命東君河伯國殤禮魂不入選或云國殤禮魂
不在數故曰九歌或云大司命與少司命合爲一體
禮魂則諸篇之亂辭故曰九歌洪興祖云九歌十一
首九章九首皆以九爲名者取簫韶九成啟九辯九
歌之義騷經曰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媯樂卽
其義也宋玉九辯以下皆出於此張銳云九者陽數
之極自謂否極取爲歌名也九辯舊注云九者陽數
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
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諸說紛紛余獨喜楊升

庵之言云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
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辯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
茲大可笑如公羊傳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
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非實有九國也猶漢紀云叛
者九起云爾古人言數之多止於九逸周書云左儒
九諫於王孫武子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蹉對

九歌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吳旦生曰當以蒸蕙肴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

千古反

對按史記封禪書率邇遡聽漢書嚴安書馳車

轂擊韓退之羅池神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此皆

楚辭吉日辰良句法蓋欲錯綜成文則語勢矯健耳
然觀論語迅雷風烈必變已有此格非始於楚辭也
藝苑雌黃云冷齋夜話載王介甫詩春殘葉密花枝
少睡起茶多酒盞疏多字當作親蓋欲以少對密以
疏對親殊不曉古人詩格蓋以密字對疏字以多字
對少字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法也

偃蹇

九歌靈偃蹇兮姣服

吳旦生曰王逸注偃蹇舞貌言巫之舉足奮袂而舞
也按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注高貌何瓊佩之偃蹇
兮注眾盛貌則一楚辭中而二字異義如此又觀左

傳哀公二年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注偃蹇驕慢貌則又一義矣

焱

九歌焱遠舉兮雲中

吳旦生曰朱子辯證焱說文從三犬而釋爲羣犬走貌然大人賦有焱風涌而雲浮者其字從三大蓋別一字也此類皆當從三火余觀世本皆作焱諸注焱卑遙反去疾貌王逸注言神之往來急疾焱然遠舉復還其處也按焱讀爲艷火燄也恐非旣音卑遙反而訓去疾當從焱字爲是

爾雅焚輪謂之頽頽同扶搖謂之焱標注云穢暴風從

上下也。叅暴風從下上也。

杜若

九歌采芳洲兮杜若

吳旦生曰謝元暉詩芳洲采杜若蓋用此語而勝韻
不減本辭乃古人筆妙也本草經云杜若一名杜蘅
范子計然云杜若生南郡漢中按唐貞觀中尙藥求
杜若敕下度支省郎判送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
坊州不出杜若應讀謝朓詩誤郎官如此判事豈不
畏二十八宿笑人邪晉書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
座東北依烏郎府是也州曹徒知郎官上應列宿而
不知非二十八宿也

朱子注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味辛按卽今之高良

薑也本草圖經云杜若苗似山薑花黃赤子赤色大

如棘子中似豆蔻出峽山嶺南北正是高良薑其子

乃紅蔻也

本草經杜若一名杜蘅一名土鹵按杜蘅爾雅所謂土鹵也杜若廣雅所謂楚蘅也

其類目別

瑤華

九歌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吳旦生日韻語陽秋瑤華謂麻之華白也詩載木桃
木李握椒芍藥之類皆相贈問之物所謂疏麻者所
以贈問離居也謝靈運南樓遲客詩云瑤華未堪折
蘭苕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何以慰離析越嶺谿行云
握蘭徒勤摘折麻心莫展駱賓王思家詩云旅行悲

泛梗離恨斷疏麻錢起題輞川詩云折麻定延芷乘
月期相尋皆用楚辭意用於離居至錢起贈趙給事
詩乃云不惜瑤華報木桃則是以瑤華爲玉誤矣楊
升庵云楚辭注以疏麻卽麻也近見南越志載疏麻
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則自有此一種木
也

幼艾

九歌竦長劍兮擁幼艾

吳曰生曰王逸注幼少也艾長也言執長劍以誅凶
惡擁護萬民少長各得其命也文選五臣注亦主此
解又見昔人謂孟子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

艾當讀多少之少謂人旣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
艾艾言息也按此二說皆作耆艾之義然余意擁少
艾者總是託巫者之口以寓神靈忽悅之辭當作少
美二字看戰國策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注引孟子慕
少艾之語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
說文竦敬也从立从束束自申束也箋云九歌竦字
當用立部竦義稍近之通作懲非是

簫鐘

九歌緼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簾

吳旦生曰朱子集注謂周禮有鐘笙之樂注云與鐘
聲相應之笙則簫鐘與簫聲相應之鐘歟然昔洪慶

善注楚辭至此篇引儀禮鄉飲酒章閒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正爲比云簫鐘者取二樂聲之
相應者互奏之旣鏤版置於墳庵一蜀客過而見之
曰一本簫作攜廣韻訓爲擊也蓋是擊鐘正與絇瑟
爲對耳慶善謝而亟改之

南浦

九歌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吳旦生曰江夏記南浦在江夏縣南三里其源出京
首山流入大江春冬涸竭秋夏泛漲商旅往來皆於
浦停泊以其在郭之南故稱南浦江淹別賦送君南
浦傷如之何李賀詩南浦芙蓉影愁紅獨自垂

洪興祖云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
也有喻美人者滿堂兮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
兮南浦是也又云屈原託江海之神送迎己者言時
人之不然也杜詩岸花飛送客牆燕語留人亦此意

媵

九歌魚鱗鱗兮媵予楊升庵曰江海閒有魚遊必三如
媵隨妻先一後二人號爲婢妾魚唐詩江魚羣從稱妻
妾塞雁聯行號弟兄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二國媵之儀
禮有媵爵謂先飲一爵後二爵從之也

吳旦生曰詞人率多影略字升庵鑿鑿引據便多事
如比目曰鰯比翼曰鶼比肩曰蜃義形配偶取其意

可也鱗鱗媵予魚之取象於人也貫魚以寵人之取
象於魚也其義一也惡得泥迹以求之哉按焦氏筆
乘云媵說文送也史載湯壻有莘以伊尹爲媵送女
故稱有莘媵臣爾雅亦云媵將送也卽不指爲妾今
考魯共姬嫁於宋而衛齊晉三國來媵傳云媵賤事
也諸侯有三婦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姪
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遂
以爲從嫁之女夫共姬雖賢其肯以姪娣爲妾乎如
傳之言則伊尹爲媵亦謂之妾可乎江有汜詩注因
以爲美媵釋名又以姪娣曰媵謂媵承也承事適也
今二品曰姬五品曰媵三國之於共姬可若是擬乎

容齋三筆云周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媵口說也
釋文云媵達也九家皆作乘而鄭康成虞翻作媵而
亦訓爲送鼠璞云媵特送婚之名猶喪之贈與聘野
客叢書云詩求爾新特由不以禮嫁故父母之家男
子婦女皆無肯媵之獨自而來故謂之新特

元吳立夫詩一雙赤鯉媵來多正得其義

述異記云和州歷陽淪爲湖中有奴魚婢魚綠珠傳
云大荒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爾雅魚婢小魚也
亦曰妾魚古今注云江東呼青衣魚爲婢鱠朱少章
詩穴邊酣戰君臣蟻波上羣嬉婢妾魚皆不可强據

以證媵字

薛荔

山鬼篇被薜荔兮帶女蘿

吳旦生曰字學薜荔香草也王逸注薜荔無根緣物而生按思美人云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是屈子自下注腳矣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多萆荔卽薜荔也楊升庵謂據本草絡石也在石曰石鱗在地曰地錦繞叢木曰長春藤又曰龍鱗薜荔又曰扶芳藤今京師人家假山上種巴山虎是也又曰凡木蔓生皆曰薜荔齊書隱逸傳該討芝桂借訪薜蘿

宜笑

山鬼篇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吳旦生曰莊子西施捧心而噦鄰人效之皆棄而走
宋玉神女賦頰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按頰
音疋零反斂容怒色也則美人之容不獨宜笑而又
宜噦又宜怒邪美人之容與文人之筆固無所不可

葩

九歌傳葩兮代舞

吳旦生曰王逸解香草而改作芭讀作巴音義全乖
葩華也从艸葩普巴切亦作苜按草華之白曰葩鳥
羽之白曰皤詩白鳥鶴鶴景福殿賦皤皤白鳥音義同日光之白曰皤白

光之白曰皎霜雪之白曰皤男子之白曰哲女子之

白曰玼詩玼兮老人之白曰皤

詩玼兮

歷代詩話卷八

詩八

歷代詩話卷九

乙集三

楚辭

卷中之上

荊谿 吳景旭曰生氏著

天問

朱子辨證曰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經淮南子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皆緣天問而作

吳旦生日離騷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九辨九歌皆禹樂也天問啟棘賓商九辨九歌注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誤是也據天問之意但謂啟夢賓於天得二樂而山海經以爲上三嬪於天得九辨九歌又以西南海之外有人曰夏后開珥

蛇乘龍胡元瑞謂此本離騷天問二章之說而譌者
乃信朱子爲不誣矣

史記云禹乃興九招之樂帝王世紀云啟升后十年
舞九韶竹書云夏后開舞九招艾軒謂勸之以九歌
卽九招之樂按呂氏春秋帝嚳作九招而帝舜修九
招也

焦氏筆乘云離騷啟九辨與九歌兮卽後之九歌九
辨皆原自作無疑王逸因夏康娛以自縱之句遂解
九歌爲禹不知時事難於顯言乃託之古人此詩人
依倣形似之語耳不然則上所謂就重華而歟詞豈
真有重華可就邪

陳深云天問發難至千五百言書契以來未有此體
原創爲之先儒謂其文義不次乃原雜書其壁而楚
人輯之今讀其文章句之短長聲勢之詰崛皆有法
度似作也非輯也屈子以文自聖且在無聊何之焉
而不爲作也嘗愛曾子問五十餘難亦至奇之文說
者乃曰非曾不能問非孔不能答非也禮家託於曾
孔以盡禮之變耳抑獨出於曾氏之門乎何文之辯
而理也

夜光

天問有云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吳旦生日皇甫謐年麻云月羣陰之宗光內日影以

宵曜名曰夜光廣雅云夜光謂之月王逸注言月中
有菟何所貪利居月之腹而願望乎朱晦庵云菟與
兔同世俗桂樹蟾菟之傳其惑久矣或以爲日月在
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
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
物也按晦庵所引乃沈存中之言也存中又言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之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耳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對照則正圓也

酉陽雜俎云佛言須彌山南面有闇扶樹月過樹影
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王荊公
云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也東坡鑒空閣詩明月
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妄云

桂苑墓俗說皆可屏據此則晦庵之辨爲有理楚辭作此說何邪

按晉志云羲和占日常儀

音蛾

占月區車占星登眞隱

訣云上眞之道七鬱儀奔日文爲最結鄰奔月文爲次鬱儀者羲和也結鄰者常蛾也唐麟德殿東有鬱儀結鄰樓李肇韋執誼所記皆書鄰爲麟程太之曰當作鄰上清紫文黃庭經又作結璘張平子云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姮娥竊之以奔月是謂蟾蜍搜神記作蟾蟠緯書云嫦娥小字純狐小說家又謂廣寒清虛之府皆可笑

羿

天問云帝降后羿革孽夏民

吳旦生曰羿稱善射弑夏后相此書所謂有窮后羿是也然按說文羿帝譽時射官又山海經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射其九合觀數代若不一其人者則知羿乃射官故世有其稱也

朱晦翁云按此十日本是自甲至癸耳而傳者誤爲十日並出之說楊升庵云古傳言羿射日落九烏烏最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爲射九日矣

鑠金

惜誦云故眾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

吳旦生曰王勉夫謂補引鄒陽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之語在後豈應引證不知在楚人之前嘗有此語矣觀鄧析子曰古人有言眾口鑠金三人成虎鄧析春秋魯定公時人鄧謂古人有言則此語又見於鄧之先矣補引漢人語是未見鄧析子書耳且在鄒陽之前張儀亦嘗有此語其後李善注文選鄒陽語引國語伶州鳩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要未爲廣論衡曰眾口鑠金口者火也在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鑠金

風俗通云俗說有美金在此眾人咸共詆訾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鎔燒以見真此謂眾口鑠金

欵

九章涉江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欵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低余車兮方林

吳旦生曰楊升庵謂欵卽唉从欠从口如歎與嘆欵與咳歎與嘯實一字耳尸子禹有進善之鼓備訊唉也韋孟詩勤唉厥生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唉方言南楚謂然曰唉余謂此朱晦庵之語誤看說文而强合之也按說文唉膺也亞改切又焉開切欵訾也烏開切又凶戒切解作唉非是蓋說文業早辨之矣安得謂說文二字音義並同以誤後人哉方言欵訾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曰欵或曰警則方言亦作欵字楚

辭注欸歎聲

注緒風餘風也顧迴瀾云緒風相續不斷風也謝靈運詩初景革緒風用楚辭語按風孚金切古每與心林淫音爲韻如今之侵韻毛詩淒其以風與實獲我心叶歟彼晨風與鬱彼北林叶其爲飄風與祗攬我心叶如彼遡風與民有肅心叶莊子蛇憐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枚乘七發梧桐并闇極望成林眾芳紛鬱亂於五風相如長門賦天飄飄而疾風與神悅悅而外淫叶蔡邕詩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據此則古韻皆作孚金切而無作方中切者惟賈誼惜誓右大夏之遺風與天地之圓方叶乃

是孚光切意至漢去古音漸遠轉而爲孚光切之音
漸復轉而爲方中切之音如今之讀邪

船

涉江篇乘船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

吳旦生曰船音零船有窗牖曰船字學集要云艤舟
有窗者亦作船艤艤當亦取窗櫺之義邪王維詩擊
汰復揚船全用其語

橘頌

橘頌云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吳旦生曰考工記鶡鴦不踰濟橘踰淮而北爲枳地
氣然也晏子橘生於淮北爲枳水土異也說文橘果

名出江南諸處在在有之南中尤勝長箋云橘踰淮而化爲枳故曰江南因其不可移故屈平有橘頌以自況余按屈雖頌橘之根葉華實而義兼比賦故篇內以不遷難徒爲言耳朱子編楚辭後語坡公他詞皆不取惟錄服胡麻賦以爲近於橘頌

黃棘

悲回風云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

吳旦生曰解者謂以棘爲策取其芒刺則馬傷深而行愈遠余以棘刺豈堪鞭騎其說不通辭符谿云秦楚嘗盟於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黃棘之盟楚禍所始朱子以黃塵荆棘解之謬矣

歷代詩話卷九

詩九

歷代詩話卷十

乙集四

赤谿 吳景旭曰生氏著

楚辭 卷中之下

九陽

困學紀聞曰呂氏春秋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此屈子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暘谷兮夕晞余身於九陽

吳旦生曰王伯厚引此以證不死之鄉則可蓋九陽謂日也山海經墨齒之北曰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

浴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仲長統詩

云沆瀣當餐九陽代燭

春秋元命苞云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

營魄

遠遊篇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

霞古遐字借用

吳旦生曰按王莽傳人民正營正音征漢書鐘離意上疏曰不勝愚憲征營臯當萬死征營不自安也江

淹倡婦自悲賦傷營魄之已盡陸機詩營魄懷茲士謝靈運詩得以慰營魄此與屈子遠遊所云魂營營而至曙同一義也陸倕思田賦作魂煢煢以至曙又

按王粲大暑賦起屏營而東西欲避之而無方陸機

詩營道無烈心注云營營道路也石崇詩伫立以屏

營古雋考略云屏營音平盈作丙榮誤注云廻行貌此與屈子九章所

云魂識路之營營同一義也注云精靈主行往來數

也

焦弱侯云老子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如經營屏營
征營皆不安之意猶云魂魄不安也意云以不安之
魄而欲抱守眞一能保其不離乎

朱晦翁云屈子載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揚雄又因
其語以明月之盈闕其所指之事雖殊而立文之意
則一顧爲三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今合而論之
庶乎其足相明也蓋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之通言
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
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皆此意而三子之言其字義
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

營者字與榮同而爲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魄則若
予所論於九歌者耳楊子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
以月之體質爲魄而日之光耀爲魂也以人之精神
言者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
載營魄抱一能勿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
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
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
之要訣也以屈子無滑而魄虛以待之之語推之則
其意當出此矣其以日月言者謂日以其光加於月
魄而爲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曰月未望
而載魄於西旣望則終魄於東其邇於日乎言月之

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圓及既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其晦而後盡蓋月朔日以爲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承俗也三子之言雖爲兩事而所言載魄則其義同故丹經麻術皆有納甲之法互相資取以發明蓋其理不異也

衛

遠遊云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爲衛

吳旦生曰衛音越范氏靈帝贊微亡備兆小雅盡缺麋鹿霜露遂栖宮衛曹嘉贈石崇詩入仕於皇閣出

則登九列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皆音越又按衛亦讀意張華尚書令箴法制不脩不長厥裔尚臣司臺敢告侍衛如此音讀則上句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亦可如字叶

卜居

朱文公曰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邪佞違背正直故陽爲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蓍龜以決之遂爲此辭發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始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

吳旦生曰陳第言舊說原憫世之違正習邪故假卜以警俗非真有疑而問也按離騷索瓊茅以筵簾兮

命靈氣爲予占之又曰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
之皆卜居之意原猶以爲未盡也故八設條目以行
之必不能兼事之必致相反者決去就定從違且以
見己之廉貞不以見棄而悔改也余竊以原卜居之
意又不止於此蓋原之所謂居非宮室之構造也亦
非世塗之栖息也直是其安身立命處故離騷凡二
千四百九十二言而以一居字結之吾從彭咸早已
自卜余知其居久在香離芳桂叢中矣

宋玉宅

李君翁詩話曰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詩人皆以爲宋
玉事豈卜居亦宋玉擬屈原作邪庚信哀江南賦云誅

茅宋玉之宅

吳旦生曰晁無咎謂大招古奧疑是原作焦弱侯謂九辯皆自爲悲憤之言絕無哀悼其師之意卽原自作余殊服此二言因考班固漢志曰屈原賦二十五篇韓愈詩曰離騷二十五王逸序天問曰屈原凡二十五篇洪興祖之論遠遊曰離騷二十五篇今楚辭所截止二十三篇是并大招九辨而爲二十五也君翁反以卜居爲玉作何邪

按范石湖吳船錄云秭歸縣傳爲宋玉宅杜子美詩宋玉悲秋宅謂此縣旁有酒廬或爲題作宋玉東家又唐余古渚宮故事云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

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故其賦曰誅茅
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老杜送李功曹歸荆南云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是也李義山亦云卻將宋
玉臨江宅異代仍教庾信居

漁父

韻語陽秋曰予觀漁父告屈原之語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又云眾人皆濁何不掘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此與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異使屈原能聽其說安時處順寘得喪於度外安知不在聖賢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魚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故班固謂露才揚己忿懃沈

江劉勰謂依彭咸之遺則者狷狹之志也揚雄謂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孟郊云三黜有愠色卽非賢哲模孫邵曰道廢固命也何事葬江魚皆貶之也而張文潛獨謂楚國茫茫盡醉人獨醒惟有一靈均哺糟更使同流俗漁父由來亦不仁此詩可謂得靈均之心矣

吳旦生曰古來三漁父一出莊子一出屈子一出桃花源記皆其洸洋迷幻感憤膠葛因託爲其辭以寄意焉豈必真有其人哉岳州屈子立廟以漁父配享余竊笑之迺葛常之以不聽其說督責屈子張文潛又轉而督責漁父把一漁父黏作實實地而太史公屈原傳劉向新序嵇康高士傳各采屈子莊子漁父

之言以爲實錄又一漁父黏作實實地王維韓愈劉夢得之詩競以神仙有無推勘桃源而三洞羣仙錄漁人乃黃道真廣川畫跋以爲卽黃聞道人蓋李衛公所謂黃尊師者又一漁父黏作實實地

洪景盧云自屈原辭賦假爲漁父日者問答之後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楊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西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沖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

新意

祝堯云賦也格轍與前篇同篇中句末用乎字疑辭亦與前篇義同其卽荀卿諸賦句末者邪者歟等字之體也古今賦中或爲歌曰莫非以騷爲祖他有誚曰重曰之類卽是亂辭中間作歌如前赤壁之類用倡曰少歌曰體賦尾作歌如齊梁以來諸人所作用此篇體

三閭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

吳旦生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強幹弱支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莊子曰昭景

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甲氏其卽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關昭睢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鯉請西索救於秦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詳因學紀聞

歷代詩話卷十



歷代詩話卷十一

乙集五

荊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楚辭 卷下之上

送將

藝苑雌黃曰九辨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
歸潘安仁秋興賦引此語而曰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
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以悼近
彼四感之疾心兮遭一途其難忍安仁以登山臨水遠
行送歸爲四感予見張扶云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
歸是七件事謂遠也行也登山也臨水也送也將也歸
也前輩詩中惟王介甫有一聯云一水護田將綠繞兩

山排闥送青來下得將送二字與楚辭合嘗考詩之燕
燕篇云之子于歸遠予將之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一篇
之中亦用此將送歸三字則楚辭之言亦有所本也安
仁謂之四感何也蓋略而言之耳

吳旦生曰借遠行送歸以摹寫慄慄之情蓋若在二
字一氣趕下何得分爲七件支離牽扯莫此爲甚況
毛詩將迎也迎亦送之意而九辨將字乃屬虛下何
嘗本此觀梁簡文秋興賦復有登山望別臨水送歸
則知昔人於秋率多此語何必畫而爲四哉

唐高駢自渚宮移鎮揚州別晏口占楚辭云悲莫悲
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使幕客續之有一妓進

曰賤妾感相公之恩續貂可乎卽收淚吟曰武昌無
限新栽柳不見楊花似雪飛合座賞歎駢厚贈之亦
可證一氣爲句矣

竭

宋玉九辨車旣駕兮竭而歸不得見兮心悲詩話謂車
旣駕矣盍而歸乎以不得見而心悲也按呂氏春秋膠
鬲見武王於鮪水曰西伯竭來無欺我也注竭何也則
竭之爲言盍也今文所用竭來者亦謂盍來非作發語
之辭劉向云竭來歸耕永自疏顏延年云竭來空復辭
皆謂盍來

吳旦生日文選注竭去也初疑去字當是盍字傳寫

之譌脫耳後見字學集要云竭去也健也卻也竭來
猶聿來也又竭來言歸去來也則竭訓去亦得顏延
年秋胡詩竭來空復辭補注云竭去也陳子昂感遇
詩竭來豪遊子竭來高堂觀注亦云竭去也

恢台

宋玉九辨云收恢台之孟夏兮

吳旦生曰舊注恢台廣大貌王逸章句本台字作烹
徒來切黃魯直云恢大台卽胎也言夏氣大而育物
也徐季海詩高閣無恢台直言無暑氣耳似不合古
語爾雅夏爲長嬴長嬴卽恢台也若言高閣無長嬴
可乎余觀魯直此論因考其詩遺悶悶不離眼前避

愁愁亦知人處乃出庾子山愁賦云深藏欲避愁愁
亦知人處此雖直用其語自饒蒼勁若世之傳奇家
往往以昔人詩句寫入詞曲見之徒欲嘔耳

衕衕

宋玉九辨屬雷師之闢闢兮通飛廉之衕衕

吳旦生曰升庵言衕音魚韓退子元和聖德詩魚魚
雅雅魚魚亦衕衕也按說文衕行貌从行吾魚舉切
箋云本訓□惟姚合詩縱出多攜枕因衕始裹頭又
可曾衕小吏恐謂蹋青苔北人謂街巷爲衕衕讀若
互字平聲改作衕

古雋考略云衕衕行貌又疏遠貌

些

夢谿筆談曰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箇夔峽湖湘及南北反薩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俗卽梵語薩縛詞也薩音桑葛反縛無可反詞從去聲三字合言之卽些字也

吳旦生曰古雋考略云些音梭去聲誤作些小之些嘯餘譜云些些二字形體不甚相遠而音聲意義懸殊上蘇箇切下乃些小之些耳余觀中州集載密公詩始露雄文陵楚些又登長陌佩吳鉤元音補遺載宋道詩今日悲秋哦楚些他年著論辨吳亡則其从去聲可證李周卿詩長谿霜練靜修嶺蒼龍臥魂夢吾已安不勞歌楚些高季迪詩歸來又辱寄新詩錦

水湔腸珠落睡豪吟自欲寄燕歌悲調豈將同楚些
此真得蘇箇切音韻也

穡

宋玉招魂稻粢穡麥犧黃粱些詞林海錯曰穡麥也韓愈詩納涼吸冷漬香穡南都賦夏穡冬稌

吳旦生曰王逸注穡音捉訓擇也擇麥中先熟者言飯則以秔稻糅稷擇新麥糅以黃梁和而柔嫋且香滑也若竟訓作麥則楚辭不當說麥復說穡矣如南都賦所云夏穡與左思吳都賦穡秀菰穗當訓作麥

臞蠅

宋玉招魂露雞臞蠅厲而不爽些

吳旦生曰臞羹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臞說文臞肉羹
釋名臞者嵩也香氣嵩高也蠣大龜也李賀詩臞蠣
臞能何足云

王逸注楚人名羹敗曰爽言其清烈不敗也

歷代詩話卷十二 乙集六

冉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楚辭 卷下之下

蘿靡

淮南招隱士篇青莎雜樹兮蘋草蘿靡

吳旦生曰蘿音髓注華敷貌楊升庵謂草弱隨風貌
陸倕思田賦雜青莎之蘿靡江總詩銜花弄蘿靡李
嶠詩蘿靡寒潭側皇甫曾詩蘿靡汀草碧胡文公賞
花釣魚詩春暖仙蓂初蘿靡日斜芝蓋尙徘徊朱少
章詩藏蔬飽三冬媚盤無蘿靡

天問咸播秬黍莆藿是營舊本作蘿音髓今本皆作

瞿音霍一本作瞿朱注同桂音完

睭 瞭

嚴忌哀時命云魂睭睭以寄獨兮汨徂往而不歸

吳旦生曰朱子集注睭音征从目睭獨視也一作睭
从耳獨行也余接睭睭當作睭睭左太沖詩有左睭
右盼之語說文睭目偏合也一曰袤視也莫甸切盼
美目貌匹覩切趙凡夫謂俗溷睭盼爲一字何以讀

左詩

吾子行云宋儒不識顧睭字睭音涵讀爲美目盼兮之
盼又不識盼字而寫使民睭睭然之盼音異又不識此
睭字而讀爲盼今詳之耳从丂者音涵从分者音攀

去聲从兮者音異何燕泉云按朱子語錄張以道曰盼

庭柯以怡顏盼讀如俛讀作晒者非

阡眠

楊升庵曰九懷遠望兮阡眠陸機詩林薄杏阡眠呂延濟注阡眠原野之色按說文芻山谷青芻芻也則阡眠字當作芻眠又列子云鬱鬱芊芊注芊芊茂盛之貌李白賦彩翠兮芊眠芻眠作芊眠亦通文選別作阡眠字皆从目

吳旦生曰按說文芻望山谷芻芻青也趙凡夫箋云
陸機賦青麗芻暝改作芊草眼非是溷茜茅蒐又溷也並非是本借干加谷加艸並轉注也則說文望

字正得王褒所云遠望之義升庵引之而遺此一字便無意態況升庵喜泛引而少斷據之識又不若箋之確見也

駭雞犀

劉向九歎云淹芳芷於腐井兮棄雞駭於筐籠

吳旦生曰抱朴子通天犀有白理如綫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爲駭雞也得其角一尺以上刻爲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爲開傳咸犀鉤序云犀之美者有光雞見影而驚故曰駭雞韓詩外傳南宮适至義渠得駭雞犀以獻紂戰國策張儀破從連橫楚王獻駭雞之犀爲上瑞黃香九宮

賦剝駭雞以爲釵左思吳都賦駭雞之珍

淮南子犀角駭狐蓋云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

九魁

劉向九歎云訊九魁與六神

吳旦生曰今本作九魁當從困學紀聞作九祈音魁爲

是王逸注謂北斗九星也按黃帝素問有九星之言
王冰注云上古世質人滌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
標星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所謂九星者天蓬天內
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爲
始也楚辭補注謂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六星旁又
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經疏云不止於七而全

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與素問注不同曲禮招搖在上注招搖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搖光則招搖也淮南時則訓注招搖斗建也補注以招搖在七星之外恐誤

徐整長麻云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

元門寶海經云北斗九星七見二隱其第八第九是帝皇太尊精神也漢霍光家有典衣奴子名還車忽見二星在斗中光明非常乃拜而還遂得增年六百

渙沴

劉向九歎云切淟涊忍之流俗

吳旦生曰淟吐典反忍乃典反博雅淟忍垢濁也楊雄反離騷紛纍以其淟忍張衡思元賦澄淟忍而爲清陸機文賦故淟忍而不鮮唐書贊淟汨於隋光明於唐枚乘七發忍然汙出

載

王逸九思云載緣兮我裳

吳旦生曰王叔師作此以悲屈子言獨處山野與眾蟲爲伍所謂載者喻讒人也稗談云載蟻人蟲也常在林間花葉背不知者輒爲所刺故名林載老則吐汁自裏就其中作蛹謂之咮嘶說文載毛蟲也千志

切

鼻祖

揚雄反離騷云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

吳旦生日汾隅揚邑也雄自言系出於周而食采於

揚故揚雄之揚字偏旁从才不从木圖畫寶鑑云宋

高宗朝揚補之字無咎祖漢子雲其書从才不从木

資暇集云揚州者以風俗輕揚故號其州今作楊柳之楊謬也

復齋謾錄云注鼻始也未盡其義揚雄方言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

謂之首梁益之間謂鼻爲初或謂之祖故鼻祖之義

如此野客叢書云考方言則鼻與祖皆始之別名以

鼻祖爲始祖未是余按人受形於胎必自鼻始故寫

照先畫鼻此其義也說文今俗以始生子爲鼻子卽
始祖爲鼻祖亦可蘇東坡詩千年鼻祖守關門黃山
谷詩鼻祖以來傳父兄金人劉無黨詩晚喜宗盟同
鼻祖閭子秀詩衣冠鼻祖傳嘉靖中王元美錦雞賦
有鳥於此鼻祖鸞鷟天啟中尹子求詩鬼竇蠻鼻祖
說文皇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
又云臯从辛从自言臯人蹙鼻若辛也秦以臯字似
皇字故特改爲罪字昔人以鼻祖對耳孫按惠帝紀應劭注云
耳孫元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爾然觀
晉灼云耳孫元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
云耳音仍爾雅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
來孫之子爲弔孫弔孫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是爲

入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又考之
釋名云子孳也相生蕃孳也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
曾孫義如曾祖也前云曾祖從下推上祖位轉增益也元孫元懸也上
懸於高祖最在下也元孫之子曰來孫此在無服之
外其意疏遠呼之乃來也來孫之子曰昆孫昆貫也
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也昆孫之子曰仍孫以禮仍
有之耳恩意實遠也仍孫之子曰雲孫言去已遠如
浮雲也

歷代詩話丙集目錄

賦

卷上之上

神女

露葵

空穴

土囊

胥靡

九淵

淹遲

雲夢

歲萩薛蘋

菴

萃蔡

太湖

鮆鱠

禹禹

別鳴

角觴

盧橘

華

艸

飛蠅

倦飢

卹削

卷上之中

鳧藻

奚斯

城平

瓠稊金爵

白閒

予樂

太牢

螽

慶

夔鱣猶狂

旄

新荑并間

玉樹

伽

風簫

首陽

偃蓋

鐘虞

井幹

四宮名

邪羸

九百

度曲

蟠

謬門

龍貔

汎

折盤

仁里

飛遜

郎潛

咎繇

蕪

豐隆列缺雲師凍雨

碌碌

九

邇

荷

卷上之下

宓妃

祓除

登樓

元的

陽馬白閒

卷中之上

金馬碧雞 鈦覩

盼饗

東風

長洲 升越

吳鈎

猩猩萬萬

巴蛇 宿

三江

綠醞

洗兵 二羸

餘糧

房子

夥够 雲罕

脫臍

野蒲

彪 栗李

萬壽

浪孟

防露

卷中之中

鷦鷯大鵬

西

孫枝

水物

石𧔗

一角九頭三足六眸

洞庭

梢雲

栴

奇相

濶鴻

陰火

車渠

疏寮

琪樹

勸農

穀

牢丸

日及

卷中之下

旦刷晝秣

出豕

盈尺

瓊樹

燭突

燭銀

雌霓

翠苑

孺人稚子

綸組

蔓支

襲句

古度平仲君遷

卷下之上

歌扇舞衣

鷁首

青琴絳樹

花笑

浮漚

彳亍

瓦松

甜閒戢翫

金雞

麗譙坌入

瀘水

桐華鳳

華山

雲龍

書帶草

黃人

紙鳶

卷下之中

試賦

赤壁

楊世昌

棲鶴馮夷

孤鶴

吾僕

無鄉

靈綦

瓜芋

豐城

卷下之下

金粉

金魚

姓州

熠燿

水母屋瓦

歷代詩話丙集目錄終

詩

歷代詩話卷十三

丙集一

壽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賦卷上之上

神女

西谿叢語曰昔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氣之
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爲高唐
之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
令玉言其狀使爲神女賦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非也
古樂府有之本自巫山來無人覩容色惟有楚懷王曾
言夢相識李義山亦云襄王枕上元無夢莫枉陽臺一
片雲今文選本玉王字差誤

吳旦生曰姚令威以玉王兩字誤在一點余取神女賦本再四讀過深服其言後又得沈存中而暢明之喜躍欲狂筆談云神女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憇見一婦人狀甚奇異玉曰狀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瓊姿瑋態不可勝讚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以文考之所云茂矣至不可勝讚云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稱歎之可也不當卻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與其臣語不當稱白

又其賦曰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望余帷而延視兮若
流波之將瀾若宋玉代王賦之若玉之自言者則不
當自云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旣稱玉覽其狀卽是宋
玉之言也又不知稱余者誰也以此考之則其夜王
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
白王也王與玉字誤書之耳前日夢神女者懷王也
其夜夢神女者宋玉也襄王無與焉從來枉受其名
耳據姚與沈之言則唐人詩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
爲雨楚襄王雲雨無情難管領任他別嫁楚襄王料
得也應憐宋玉只因無柰楚襄王今來雲雨知何處
重上襄王玳瑁筵皆是謔語矣詞家能正其譌盡如

古樂府作楚懷王而以爲不成佳話我不信也

漫叟詩話云濠州西有高唐館俗以爲楚之高唐也
閻欽愛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
李和風亦題云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
蓋并其地而誤稱之流俗真可笑

露葵

宋玉諷賦烹露葵之羹

吳旦生曰爾雅翼云古者葵稱露葵又終葵一名繁
露今摘葵必待露解語曰觸露不掇葵日中不翦韭
各有宜也曹植七啟霜蓄露葵潘岳閒居賦綠葵含
露皆指此顏氏家訓云梁世有蔡朗父諱純遂呼葷

菜爲露葵此眞不涉學之故也如王維詩松下清齋
折露葵亦謂是帶露之葵若指尊菜則豈輞川所有
哉

按魯頌薄采其茆注云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
滑江南人謂之尊菜者也馬融傳云鳧葵葉圓似尊
生水中一名水葵此別一種不可引以證露葵

唐詩幾日相離別門前生穠葵注云穠葵草名余按
穠字有義漢武帝紀野穀旅生日穠米唐書開元十
九年揚州奏穠生稻二百一十五頃唐代宗整厘生
穠麥楊升庵云野稻不種而生曰穠刈稻明年復生

曰程

空穴

宋玉風賦臣聞於師叔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

吳旦生日莊子空閥來風桐乳致巢司馬彪注云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一作空門又作空閣謂風自空生今之危閣類然也余以此皆由於穴通爲閥而閣又閥之譌書當從空穴謂門戶之穴也枳木句曲不若桐乳爲工

土囊

宋玉風賦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

於土囊之口

吳旦生日博物志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電
突深三十里春風從此而出荊州記云宜都恨山縣
山有風穴口大數尺名曰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
暑月經之凜然有衣裘想則是土囊大穴也當類此
杜子美詩曾官憑風迴岌業土囊口

湛方生風賦風母殞而復生按劉欣期交州記云風
母出九德縣似猿見人若慙屈頸打殺得風還活又
十洲記云炎洲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狀
如狸以鐵椎鎚其頭數十下乃外張其口向風須臾
而起豈亦其類邪

晉靡

賈誼鵬鳥賦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

吳旦生曰張晏注傅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爲相
余攷楚元王傳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師古注云
胥相也靡隨也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也猶今之役
囚徒以鎖聯綴耳然則如傳云傅說胥靡又如禰衡
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自昔相沿皆以爲刑人
矣西齋詩話云孫僅詩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煌煌
照古今此乃謬用蓋當時有胥靡脩築巖道而說在
築於傅巖朱晦翁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
因約中代之以假其資是爲胥靡傭資也楚辭說操

經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
胥靡築以供食也孔安國亦同此說合三家之言謂
賢者必不至罹罪耳吳氏裨傳蔡氏集傳又謂說築
傅巖之野乃是以築爲居猶今言卜築之意按傅巖
在陝州平陸縣北宋元豐閒於陝建四公堂謂傅公
召公姚公溫公也

按傅說事綜稽古語傳譌非一如觀象賦傳說登天
而乘尾注云傅說一星在尾後乘尾在龍駟之間莊
子云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則是精之上託天
文因有此星謬一司馬彪莊子音義云傅說生無父
母洪氏注楚辭云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

無少長之漸則是精之下降無端而有此人謬二古賦有云傅說奉中闡之祠注云傅說一星在尾北後河中蓋後宮女巫也則是以說之賢乃爲後宮祈子而禱祠之謬三鄭樵通志云謂之傅說者古有傅母有保母傅而說者謂傅母喜之也偶商之傅說與此同音諸家不審其義則曰傅騎箕尾殊不知箕尾專主後宮之事故有傅說之稱焉則是辨說之非騎箕反添出傅母支離之語謬四拾遺記云傅說貲爲赭衣眷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湯以玉帛聘爲阿衡則是以聘伊尹事而混二十世後之高宗指以爲湯謬五

九淵

賈誼弔屈原賦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
吳旦生曰師古注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按淮南
子有九璇之淵許叔重云至深也

列于黃帝篇云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
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汎水之潘
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
是爲九淵

淹遲

野客叢書曰孫仲益謂司馬相如上林賦蓋令尙書給
筆札一日而就非二京三都覃十年之思其謗苑囿之

大固無荒怪不經之說後世學者往往讀之不通尋繹
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叩問累數日而後曉焉僕謂相如
此賦決非一日所能辦者其運思緝工亦已久矣及是
召見因以發揮不然何以不俟上命遽曰請爲天子游
獵之賦是知此賦已平時製下而非一日倉卒所能爲
者

吳旦生曰漢書枚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
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漢武故事云
上自作賦初不留思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後成嘗謂
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觀此則制作淹遲
首尾溫麗固有愈於疾行無善迹矣聞其作賦時把

筆齧之似魚含毫故曰相如含筆而腐毫未聞有一日而就之說也西京襍記云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卽攷之本傳但云武帝令尙書給筆札乃成賦奏之又豈云一日而就哉焦弱侯云相如遊梁時嘗著子虛賦爲武帝所善尋著天子遊獵賦復借子虛三人之詞以明天子之意故亦名子虛賦賦中敘上林故一名上林賦其實一也文選截爲二篇以前敘齊楚者爲子虛賦亡是公听然而笑以下爲上林賦謬哉

程泰之論上林賦三條其上篇曰七是公者明無是

人也旣無此人則凡所賦之語何往不爲烏有也知其烏有而以實錄之故所向駭礙上林本始皇陁隘先王之宮而大加創治開宮館二百七十複甬相連而又表南山以爲闕立石朐山以爲東門其意若曰闕不足爲也南山吾闕也門不足立也朐山吾門也此固武帝之所師也所師在是諫無自而入故相如始而置辭包四海而入之苑內夸張飛動意若從諫故揚雄指之爲勸也夫旣勸之以中帝欲帝將欣欣樂聽而後徐徐諷諭以爲苑囿之樂有極而宇宙之大無窮則諷或可入也夫諷旣不爲正諫凡其所勸不容不出於寓言此子虛烏有亡是所以立也其中

篇曰左蒼梧右西極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此賦上林
所抵也數百里閒其能出沒日月於東西乎又曰其
南則隆冬躍波其北則盛夏含凍信斯言也必繙地
南北而始有此讀者不思故主文譎諫之義晦於不
傳耳其曰八水分流則長安實有此水不爲寓言然
而上林東境極乎宜春下苑卽曲江也曲江僅得分
滻爲派而滻灞合會之地已在宜春之北則其地出
上林之外矣然則雖實有之水亦不能確況紫淵丹
水欲傳會而強求乎其下篇曰古惟揚雄能知此意
故校獵之賦曰禦自汧渭經營豐鎬此則命其實矣
至於出入日月天與地杳則關中豈能辦此也又曰

虎路三峻圍經百里此則可得而有也至謂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此又豈關境所能包絡哉雄之意正倣相如諷勸相參不皆執實兩賦一意也說者不知出此乃從地望土毛枚舉細較是癡人說夢也楊升庵云觀莊子魏罃將伐齊華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右角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東坡云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間之會男女雜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自託於放蕩之言而可止莊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長卿上林之賦意實若此能通莊氏之寓言兼戰國之游

說而後可得其旨也長卿去戰國未遠其談鋒與策
士相似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是或一道也故戰
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揚
子校獵得之

雲夢

司馬相如子虛賦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
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

吳旦生曰洪容齋謂雲也夢也各爲一處禹貢雲土
夢作又注云在江南左傳邴夫人棄子文於夢中注
云夢澤名在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楚子田江南之夢
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楚子濟江入於雲中注入

雲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然則雲在江之北夢在其南也楊升庵謂有南夢有北夢五代孫光憲號北夢本此余觀書疏正義云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於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也郭璞杜預錢希言以岳陽巴丘湖爲楚之雲夢誤矣容齋引據爲確雖光憲所著有北夢瑣言未足證

歲薪薛蘋

相如子虛賦其高燥則生歲薪芍荔薛莎青蘋

吳旦生日爾雅歲音針馬藍染草也卽今大葉冬藍爲漸者是月令仲夏令民無艾藍以染鄭氏云爲傷長

氣夏小正五月蓄蘭灌沐藍蓼灌澆灌也沐剝沐也

張揖注薪斯似燕麥卽今所用作蓆者太平御覽載

古歌云田中兔絲何嘗可絡道邊燕麥何嘗可

府又作道

菟免

古樂

絲田中燕麥北史邢邵傳云國子雖有學官之名

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唐劉夢得再遊元都

觀詩序云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爾雅蒼兔葵蕎

雀麥郭璞注云頗似葵而葉小狀如藜雀麥卽燕麥

有毛海錄碎事云兔葵苗如龍芮花白莖紫燕麥草

似麥亦曰雀麥

說文薛草也私列切六韜莎薛簽笠謂以莎草爲雨

衣也荀子王制篇棲遲薛越之中野

蘋音煩九歌登白蘋兮騁望注云蘋草秋生今南方
湖澤皆有之似莎而大鴈所食也說文青蘋似莎者
菴

司馬相如子虛賦菴蕘軒子

吳旦生日注菴蕘蒿也余觀廣韻云菴蕘果又菴
羅果也楞嚴經阿那律見閣浮提如觀掌中菴摩羅
果維摩經菴羅園闡義云菴羅是果樹之名其果似
桃或云似柰沈炯詩鷺嶺三層塔菴園一講堂一統
志云眞臘國出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交趾出菴
羅果俗名香葢乃果中極品實似北梨四五月熟食
物本草云菴羅果卽餘甘子也則是菴蕘卽菴羅當

是果類非蒿也

菴或作庵一从艸一从广據黃山谷云今俗書庵字既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从广三國志焦先傳居蝸牛廬中意是今菴也後漢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中兵會大疫親入菴廬巡視卽用此菴字然按廣雅庵廬舍也集韻圓屋曰庵釋名草圓屋謂之庵庵也所以自覆庵也則菴之作庵當無二義漁隱叢話云漢史從省文借用爲字故作菴字楊升菴云古篆有作菴者又止借弇者石鼓文作菴有元人止菴印章作盦

萃蔡

司馬相如子虛賦翕呷萃蔡

吳旦生曰注萃蔡衣聲也漢書亦作萃蔡萃音翠嵇
康琴賦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色李善注引子
虛賦作翕呷翠粲則知古以鮮明爲翠蘇東坡牡丹
詩一朵妖紅翠欲流陸放翁不曉翠欲流爲何語及
過成都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紅紫鋪問土人乃
知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一作絢縹潘岳籍田賦絢
紩絢縹一作絢縹班婕妤自悼賦紩絢縹兮紩素聲
陸士衡百年歌羅衣絢粲金翠華李長吉神絃曲花
裙絢縹步秋塵蘇子瞻嶺下詩牛馬汗淋漓綺紩聲
絢縹倪雲林詩貪看飛裙舞絢縹遙憇風馭散續紩

劉伯溫詩瓊佩絳綵雲幃幪又作辯綸

太湖

司馬相如上林賦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
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
潦潏紆餘逶迤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
異態又云然後灝漾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漓漓東注太
湖衍溢陂池

吳旦生曰李善注太湖所謂震澤郭璞江賦云注五
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溯沛墨子云禹治天下南爲江
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云自彭蠡江分爲三
入於震澤後爲北江而入於海沈存中謂此皆未詳

考地理也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間
隔泰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江漢至五湖
自隔山其末乃遶出五湖之下流徑入於海何緣入
於五湖淮汝徑自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
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言則彭蠡
水之所瀦三江水之所入於震澤也震澤上源皆山
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爲三
江者蓋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
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此水之理也

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三
萬六千頃故以五湖名義興記太湖射湖貴湖陽湖

洮湖爲五湖酈道元水經注長塘湖射貴湖上湖滆
湖太湖爲五湖韋昭謂胥湖蠡湖洮湖陽湖太湖爲
五湖史記正義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
岸五灣爲五湖虞翻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
程雪谿西通宜興荆谿北通晉陵滆湖西南連嘉興
匪谿凡五道故謂之五湖當以虞說爲正

鮪鱠

司馬相如上林賦鮪鱠漸離

吳旦生曰鮪鱠一作鮐鱠李奇云周洛曰鮒蜀曰鮪
鱠音旦出鞏山穴中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

得爲龍矣爾雅鮒鱠屬大者名王鮒小者名鰣鮒詩義疏云鱠江東呼爲黃魚亦曰王魚按此

一類皆得
皮龍門

漸離注未詳楊升菴云說文有𧈧胡𧈧字同但此敍水族彼言陸產不同耳或者水獸形似𧈧胡名爲漸離也余以此說未安攷漸離亦魚名

禹禹

司馬相如上林賦禹禹鯀鯢

吳旦生曰禹音隅又音顚郭璞云禹禹魚皮有毛黃地黑文說文鯢魚名皮有文出樂浪東神爵四年初捕收輸考工記周成王時揚州獻鯢

注鯢鯔魚也按周書王會云前兒若獮猴立行聲似小兒爾雅注云鯔魚似鮎四腳前似獮猴後似狗聲

如小兒嚦大者長八九尺水經注云鯢魚聲如小兒
有四足形如鰐出伊水史記謂之人魚秦始皇葬驪
山以其膏爲燭

別鳴

司馬相如上林賦阜陵別鳴

吳旦生日鳴與島同漢書橫雖雄才伏於海鳴張衡
西京賦長風激於別鳴古本作鳴文選俗本改作鳥
字耳

釋名海中可居者曰島島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鳥
也物所赴如鳥之下也

角觴

司馬相如上林賦其獸則麒麟角觨

吳旦生日說文角觨狀似豕善爲弓出胡休多國郭璞云角觨音端似豬角在鼻上詩疏云角端有肉漢書音義云角端似牛可爲弓李陵遺蘇武角端弓晉書角端掩月宋書角端鹿形馬尾綠色獨角明君聖主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元史太祖提兵回回國追至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高至數丈鹿形馬尾綠毛而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此非帝世界宜早還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精日行萬八千里是惡殺之象上天遣以告陛下且此獸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卽日班師至正庚寅江浙鄉

試出角端爲賦題

盧橘

唐子西李氏山園記曰枇杷盧橘一物也而上林賦盧橘夏熟黃甘橙棗枇杷燃柿亭柰厚朴則以一物爲二物矣

吳旦生日東坡同劉景文賞枇杷詩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又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微黃尙帶酸二詩與子西同失故張嘉甫問盧橘是何種果類坡曰枇杷是矣事見上林賦嘉甫曰若盧橘果是枇杷則賦中不應四句重用輒耕錄亦言盧橘與枇杷並列則盧橘非枇杷明矣

花木志云給客橙出蜀土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
花實相繼或如彈圓或如拳通歲食之名盧橘意橙
橘惟熟於冬而盧橘夏亦熟故舉以爲重唐三體詩
裴庾注云廣州記盧橘皮厚大如柑酢多至夏熟士
人呼爲壺橘又曰盧橘說文引伊尹書云箕山之東
青鳧之所以有盧橘常夏熟然則稱之盧者其義何居
按藝苑雌黃引山谷云夔湘間有一種色黑而夏熟
者疑其爲盧橘復齋漫錄引張勃吳錄云建安郡中
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色味
尤絕美據此則所謂盧者黑色也

余因攷說文齊謂黑爲驥字學云盧龍都切黑也則

凡盧爲黑之別名又不止一端矣如土黑曰盧謂盧
然解散也又水黑曰盧不流曰奴蓋北方水多黑色
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爲龍盧龍卽黑水也又古劍
有沈湛音盧謂湛湛然黑色也

華

司馬相如上林賦華楓枰櫨

吳旦生日漢書師古注華卽今之皮貼弓者也大業
拾遺記汾州起汾陽宮宮南多平林率是大樺木高
百餘尺從行文武皆剥取皮覆菴舍隋書用樺皮蓋
屋本草言堪爲燭蓋以樺木皮卷之爲燭也國史補
云宋朝京師每正旦曉漏以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

皆以樺燭百炬擁馬方布象城謂之火城白樂天詩
風燭樺煙香元微之詩樺燭燄高黃耳吠蘇東坡詩
送客林閒樺燭香陸放翁詩江月亭前樺燭香崇禎
中錢牧齋詩樺燭燒殘覆舊棋

艸

司馬相如上林賦紛溶箭蓼猗靡從風瀏蕩艸簌

吳旦生曰石鼓文作艸今省寫作艸方言艸莽草也
東越揚州之間曰艸南楚曰莽郭璞解云艸凶位反
上林賦後又云艸然興道而遷義注艸許屈切猶勃
然也文選五臣本改艸穀作卉穀則相如數語皆言
草木從風之狀若云卉穀復成何義因見詩話云相

如長門賦列丰茸之游樹謝靈運詩升長皆丰茸則
紛溶丰茸一也杜子美詩巫山巫峽氣蕭森則筭蓼
蕭森一也毛詩猗儺其枝楚辭紛旖旎乎都房阮籍
詩猗靡情歡愛則猗靡也猗儺也旖旎也猗靡也一
也陶宏景詩悽切嘹唳傷夜情趙彥昭詩流麗鳴春
鳥則瀏蒞與嘹唳及流麗一也杜子美詩秋風歛吸
吹南國則蟲噭與歛吸一也

飛蠶

司馬相如上林賦帷獮飛蠶

吳旦生日注帷與獮似猴蠶鼯鼠也西谿叢語云史
記作鷗漢書作蠶郭璞音誅神農本草作鼯鼠音羸

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羣飛爾雅鼯鼠一名夷由郭璞云狀如小狐似蝙蝠內翅翅尾項脣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頷雜白腳短爪長尾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煙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陶隱居鼯是鼯鼠一名飛生產婦持之易生

埤雅云鼯鼠或謂之飛生一名飛鼯音雷荀子鼯鼠五技而窮卽此是也野客叢書云此蠼螋非鼠也按本草謂荀子鼯鼠爲蠼螋一名碩鼠易晉如碩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注云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

不能藏身能走不能先人苟子鼯鼠五技而窮並爲
𧔉𧔉也而魏詩碩鼠刺重斂傳注皆謂大鼠則爾雅
所謂碩鼠關中呼爲駒鼠陸機云今河東有大鼠能
人立交前兩腳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
走木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然則𧔉𧔉與此鼠
同名碩鼠皆有五技但𧔉𧔉技窮而此鼠技不窮故
耳

倦飭

司馬相如上林賦與其窮極倦飭

吳旦生曰釋云倦飭疲憊也方言云瓶倦也丁度謂
字或作飭集韻二十陌有飭字與劇同音

子虛賦微孰受詬謂以力相踦角微其極而受屈也
按說文从谷从臥作𦵯字臥已逆切持也象手也集
韻云隸變爲丸執孰等丸恐筑之丸皆从臥俗書與
丸無別𠂇渴極切𦵯極虐切聲相近

司馬相如傳病稱疲𠂇注𠂇音極晉人帖中有新沐
甚極又體中小極極一作𠂇倦也楊升菴云爾雅𦵯
音劇說文作𦵯春秋外傳作𦵯又作𦵯音義並同余
按方言𦵯𠂇倦也郭璞解云今江東呼極爲𦵯音劇
又瘳極也璞解云戶畏反江東呼極爲瘳倦聲之轉
也

司馬相如上林賦曳獨繭之褕襫眇闇易以卹削

吳旦生曰注眇闇行貌易迴轉貌卹削言伎人如刻畫作也此指人而言余謂卽上所云靚妝刻飾也當指衣而言蓋一繭之絲製爲襜褕而闇易者衣長大貌漢書文選作卹削史記作戌削言其衣如刻畫之作也觀揚雄云裼衣戌削注言衣之美也其義益明